

中国传统音乐审美与中医思维

★ 刘海 刘燕 孙炜唯 申盼 杨玉婷 (江西中医药大学 南昌 330004)

[摘要] 中国传统音乐审美与中医思维之间存在深层契合,这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以“天人合一”为哲学根脉,音乐律吕系统与中医藏象学说共同遵循“法于阴阳”的宇宙认知,因而形成自然节律的双重反映体系,这种同源性进而推动音乐治疗与中医养生在身心调适中的深度融合;二是以“阴阳五行”为符号纽带,五音与五行、五脏通过“声-行-脏”三维体系建立关联,其“生克制化”的调节逻辑既贯穿音乐的“五音配伍”审美法则,也支撑中医的“藏象辨证”诊疗逻辑,由此实现数理模拟、符号互文与器用实践的同构;三是以“气韵生动”为生命内核,音乐的“声气相求”审美范式与中医的“气机升降”诊疗思维通过共通介质“气”,共同构建起生命活力的动态表达系统,最终指向“致中和”的身心合一境界。通过跨学科分析,揭示二者在哲学根源与方法论上的深层关联,从一个新的视角诠释了中国传统音乐审美与中医思维的互通互鉴。

[关键词] 中国传统音乐审美;中医思维;天人合一;阴阳五行

中图分类号: R299; J616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20140/j.2095-7785.2025.05.23

Aesthetic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usic and the Thought Patter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IU Hai, LIU Yan, SUN Weiwei, SHEN Pan, YANG Yuting

Jiang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chang 330004, China.

[Abstract] The profound convergence between the aesthe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 and the thought patterns of TCM manifests through three core dimensions rooted in shared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Traditional music and TCM both originate from the cosmic worldview of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Humanity, where music's tonal system and the Zang-Xiang theory of TCM adhere to the natural rhythms of Yin and Yang, creating a dual resonance system that integrates music therapy with TCM health preservation for holistic mind-body harmony. Furthermore, the symbolic framework of the Five Elements bridges music's Five Tones with TCM's Five Zang Organs via a "Sound-Element-Organ" triaxial system; the regulatory logic of generating, restraining, transforming, and balancing underpins both musical aesthetics of Five-Tone Compatibility and TCM's diagnostic approach of Zang-Xiang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enabling isomorphic integration of mathematical modeling, symbolic intertextuality, and clinical practice. Likewise, Vital Qi serves as the life essence unifying both fields: music's aesthetic paradigm of Sound-Qi Resonance and TCM's clinical concept of Qi Movement Ascending-Descending converge through Qi as the dynamic medium, constructing a shared vitality-expression system that guides individuals toward Harmonized Equilibrium—the ultimate unity of physical and spiritual wholeness. This interdisciplinary analysis reveals deep philosophical and methodological synergies, offering novel insights into the mutual resona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 aesthetics and the thought patterns of TCM.

[Keywords] Aesthetic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usic; Thought Patter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Unity of Heaven and Humanity; Yin-Yang and Five-Element Theory

中国传统音乐与中医学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相互交融、共同发展。因此,中国传统音乐审美与中医思维之间必然存在深层契合。前人研究中,儒家以“和”为审美核心,强调音乐的社会教化功能^[1];道家主张“大音希声”,注重音乐与自然气机的联系,这些思想共同塑造了传统

音乐“声气相求”的审美范式^[2]。近 20 年来,随着跨学科研究的兴起,在理论层面,学者基于“观物取象”思维,梳理了音乐与中医在“阴阳五行”符号系统、“气机运化”生命观中的同构性^[3];在临床实践层面,中医音乐治疗取得突破,如角调式乐曲改善肝气郁结患者情绪、宫调式乐曲调节脾胃

基金项目:江西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项目(22YB155);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ZGW24203)。

通信作者:杨玉婷,硕士,讲师。E-mail: 1514799043@qq.com。

功能等案例^[4-5]，通过现代神经科学验证了“五音入脏”的科学性。在此背景下，笔者探讨中国传统音乐审美与中医思维的内在契合性，进一步深化对中华传统文化中“医乐同源”命题的认知，以期为中医音乐治疗、传统养生实践等提供一点参考。

1 “天人合一”的整体观

对以农耕生活为主的中国先民来说，人与天的关系是首先要思考的问题。在对“天道自然”的思考中，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形式，即“天人合一”。河南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以丹顶鹤尺骨制成，精确符合自然泛音律的七声音阶^[6]。这种早期器物实证表明，“天人合一”思维是中华文明在最早期的原始智慧。《周易》“三才之道”的提出，标志着这种原始的朴素认知升华为系统的哲学体系，“立天之道曰阴与阳”，既解释了《乐记》“乐者天地之和”的音乐生成机制，也构成了《黄帝内经》“法于阴阳，和于术数”的医学元理论。基于这种同源性，中国传统音乐审美与中医思维在认知自然、调适身心方面形成了独特的共振机制。

中国传统哲学提出“三生万物”，认为万物具有相同的结构规律，从这种宇宙同构性层面来说，音乐律吕系统与中医藏象学说是天地自然的双重反映体系。《吕氏春秋·大乐》开篇言“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音乐产生于音律度数的增减，但其根本来源是自然的宇宙空间，正如《淮南子·天文训》所述“律历之数，天地之道也”，十二律吕对应十二月令；《灵枢·五十营》中有“人经脉上下左右前后二十八脉，周身十六丈二尺，以应二十八宿”的天人对应模式，二者具有相同的数理逻辑。《管子·地员》有“凡听徵，如负猪豕而骇；听羽，如鸣马在野”的记载，这种以动物鸣叫比拟五音特质的“观物取象”思维，在中医学里转化为取类比象法则，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古琴用“面桐底梓”作为材料，质地松透的桐木为阳，而木质坚实的梓木为阴，两者共鸣，有刚有柔，这是一种“阳兼于阴，阴兼于阳”的辨证关系；与之相对应的是《伤寒论》六经辨证的阴阳转化模型，两者的理论渊源就是《周易》“一阴一阳之谓道”。值得注意的是，在声学及脉学的交流互动中，这种跨学科同构性得到更精妙地体现。《灵枢·阴阳二十五人》记载：“木形之人，比于上角……感而病生，足厥阴佗佗然。大角之人，比于左足少阳，少阳之上遗遗然。”在临床应用，根据听音的病变，取相对应的经络来调节、治疗，如《灵枢·五音五味》记载“右徵与少

徵，调右手太阳上；左商与左徵，调左手阳明上……判角与少角，调右足少阳下”。

在生物学上有“同功”之说，它也可以解释中国传统音乐与中医共同体现出来的秩序建构与身心调适机制。《乐记》强调“乐者所以象德”，《汉书·律历志》更是通过五音对应五常伦理来构建社会秩序，“角为木，五常为仁；徵为火，五常为礼；宫为土，五常为信；商为金，五常为义；羽为水，五常为智”。《千金要方》中则有“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的表达，两者的治理逻辑同出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的伦理框架；中药学中有“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而古琴曲式中有“散起—入调—入慢—复起—尾声”的结构，两者皆成秩序之美；《黄帝内经》载“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东方生风，风生木”，这种时间诊疗观和时间方位论，与中国传统音乐“清、静、淡、远”的意境生成理论，形成诊疗美学的相互借鉴。

在身心调适方面，音乐治疗与中医养生呈现出方法论上的深度融合。《溪山琴况》“雪其躁气，释其竞心”的演奏心法，与《上古天真论》“恬淡虚无”的养生要诀，二者心性修养的指南就是《道德经》“致虚极守静笃”；嵇康在《养生论》中提倡“绥以五弦”的音乐疗法，及其导养神气、宣和情志的养生实践，其理论基础可推至《乐记》中“乐以治心，血气以平”的音疗智慧；而从敦煌莫高窟“飞天乐舞”壁画中可以看到个体心灵修养与社会道德教化的双重维度，最终达到了“天人相和”的终极追求^[7]。

2 “阴阳五行”的和合观

中国古代哲学以“阴阳五行”为中心，建构起贯通天人的符号体系。这个系统通过“阴阳为体，五行为用”的动态逻辑，将宇宙规律、人体运行与艺术创作纳入同一认知框架。《周易·系辞上》用阴阳爻变来解释万物消长，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尚书·洪范》提出“五行”概念，“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二者共同构成“观物取象”的思维模式。“阴阳五行”既为中国传统音乐“以声类物”的审美建构奠定了哲学基础，也为中医“藏象辨证”提供了理论依据。

这种思维逻辑首先体现在二者对自然数理规律的共同模拟上。阴阳五行的本质是自然规律的运行模式^[8]，《吕氏春秋·大乐》称音乐“生于度量，本于太一”，《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亦言“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说明无论是音乐的音律体系，还是中医的藏象理论，其建构逻辑都源于对自然数理规律的模拟，如“三分损益法”

与“子午流注”理论。从更深层次来看,阴阳五行不仅是数理规则,它还是一套“立象尽意”的符号系统。音乐与中医都是通过“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将具体物象、功能属性与抽象哲理联结成意义网络,形成“象—数—理”一体的解释逻辑。如五声与五行的对应,宫、商、角、徵、羽分属土、金、木、火、水,这个类比不是偶然,而是基于《吕氏春秋》“类同则召,气同则合”的哲学逻辑。《国语·周语》载“声以和乐,律以平声”,《素问·金匱真言论》言“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其音角”,由此生成角音(木)通肝,徵音(火)通心,宫音(土)通脾,商音(金)通肺,羽音(水)通肾。这是一个“声—行—脏”的三维体系,这个系统的深层逻辑是五行生克关系,即木生火(角对徵)对应肝木生心火,火生土(徵对宫)对应心火生脾土,以此类推,形成音乐音高与脏腑功能的动态关联。这种符号系统在音乐实践中则体现为“五音配伍”的审美法则,同时在中医中转化为“藏象辨证”的诊疗逻辑。例如,古琴曲《碣石调·幽兰》以角音为主调,通过揉吟技法模拟兰草在微风中的摇曳之态,其疏朗清越的音色,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在地为木……在脏为肝,在色为苍,在音为角,在声为呼”的“木气条达”之性相呼应。

阴阳五行这种符号性的交错阐发,不仅体现在抽象的属性对应里,更渗透于具体的器用实践中。《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阳化气,阴成形”,这是传统乐器制作与中医药物选用都遵循的原理。比如古琴“面桐底梓”的选材逻辑是桐木疏松多孔(阳),利于声气发散,梓木致密坚实(阴),利于音韵凝聚;而中药的归经理论认为花叶类(如薄荷、菊花)属阳主升浮,根茎类(如熟地、山药)属阴主沉降。可以看出,二者的理论逻辑高度契合。这种“材质—属性—功能”的对应,在曾侯乙编钟正鼓部羽音(属水)与侧鼓部宫音(属土)的“一钟双音”中体现得更为典型,青铜材质的振动频率差异实现了水与土的相生相克(土克水,水滋土)。这种铸造工艺与中医“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有着相同的表现,即主音(羽)为“君”,辅音(宫)为“臣”,二者协同作用,实现“和而不同”的效果。

从实践方法上看,音乐的“调谐”与中医的“辨证”,都以阴阳五行和合为目标。音乐中的“调”指音高、节奏等元素,“谐”指使不同声音达到和谐统一的过程;中医的“辨”指透过现象认识本质的思维过程,“证”指疾病在某一阶段的病理机制反映。两者在以下实践逻辑中呈现同构性:

一是“同气相求”的干预原则。《周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哲学命题在音乐治疗中体现为五音对五脏的干预策略,如宫调式乐曲旋律优雅庄重,脾失健运者(属土)需以宫音调理;而中医治则中的“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本质上也是通过“同属性干预”实现调和的。当代临床研究证实角调式乐曲能有效改善肝气郁结型MHD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及睡眠质量^[4],而宫调式乐曲能有效减轻中度肝郁脾虚型PSD患者抑郁程度与胃肠道症状,这正是“同气相求”理论在现代科学语境下的验证^[5]。

二是“生克制化”的动态调节。中国传统音乐与中医共同的调节法则是五行生克,如古琴曲《禹会涂山》以徵音(火)为主调,通过商音(金)的穿插,既彰显夏禹的功绩(火主炎上),又以金音的“肃杀”隐喻战争的终结(金克木,木主怒),实现“气象开合”的审美效果;在中医经典著作《伤寒论》中,治疗太阳病(属水)用麻黄汤(辛温发汗),取“火克水”(麻黄辛味属金,但其性温属火)之意;治疗太阴病(属土)用理中丸(甘温健脾),取“火生土”(甘属土,温属火)之理。二者都是通过五行生克的动态调节,实现“阴平阳秘”的平和状态。

3 “气韵生动”的生命观

“气”是中国人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基本范畴工具和重要媒介^[9]。《乐记》以“天地之和”归结音乐的本质,《黄帝内经》认为人因“天地之气生”。可见,中国传统音乐与中医在哲学本体论上就建立起了同源共生的思维纽带。“气”不仅构成万物生化的物质基础,更包含着生命活动的精神意蕴。传统音乐有“声气相求”的审美范式,中医有“气机升降”的诊疗思维,二者都是以气为本生命观的体现,而“气韵生动”的审美理想最终实现生命与精神的升华。

中国古代哲学认为“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由此,“气化流行”成为中国传统音乐与中医共同的宇宙观基础。《吕氏春秋·古乐》记载朱襄氏作五弦瑟以调阴阳二气,《素问·五常政大论》指出“气始而生化,气散而有形”,两者都认为创造生命秩序的根本动力是气的运化。这种思维模式在音乐创作中体现为“音律应气”的生成逻辑,如十二律吕与十二月令之气、五声音阶与五行生克之道相对应,《溪山琴况》所说的“音从意转,意先乎音”演奏理念,其实是弹奏者将内在气机转化为旋律形态的艺术实践。古琴曲《潇湘

水云》通过大幅度的荡揉技巧,使音波如同云水翻涌,这既是对自然之气的摹写,更是创作者胸中郁勃之气的艺术外化。这种创作机制与中医“气机升降”理论形成深层对应,如《黄帝内经·灵枢》所述“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渎”的气化状态,与古琴演奏时散音、按音、泛音交织而成的声场层次相似;《丹溪心法》提出“气血冲和,万病不生”的治疗理念,转化到音乐中就是《乐记》“乐行伦清,天下皆宁”的和谐追求。

中国传统音乐构建起了“以气驭声”的表演哲学,这是一种独特的生命韵律表达系统。徐上瀛在《溪山琴况》中提出的“和、静、清、远”十六字诀,本质上是对气息运行的美学规范,如古琴“吟猱”技法通过手指在琴弦上的滑动,使单音产生气韵绵延的波动效果;笛子“循环换气”技术突破人的生理限制,形成气息不绝的声腔流转;京剧唱腔的“气口”设计,通过气息节点的控制实现艺术表现的张弛有度。这种“气韵操控”的智慧,与中医诊疗思维形成深层共振,如《黄帝内经》将人体视为“气立”的动态系统,强调“升降出入”是生命赖以生存的条件,而琵琶曲《十面埋伏》通过拂轮与绞弦技法,营造出虚实相生的磅礴气场,二者在运动本质上具有同构性。

“气韵生动”是一种美学实践方式,中国传统音乐与中医通过这种方式达到身心合一的理想境界。中医认为人体生命是由形、气、神3个要素构成的^[10],生命活力则是这三者的协同运化,这种认知反映在音乐审美中则形成“声断气连”的艺术法则,如琴曲《酒狂》通过气息的内在贯注,把看似跌宕零落的节奏构成完整的情绪链条。从更深层次来看,中国传统音乐与中医都将气的调适作为修养身心的重要手段。如孙思邈《千金方》提倡“弹琴瑟,调心神,和性情”,嵇康《养生论》主张“绥以五弦”以和情志,这些实践智慧与《黄帝内经》“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的养生之道,共同构建起中华文化特有的生命美学范式。

音乐与医学的实践也体现出这种深层的文化共振。李时珍《奇经八脉考》将气机比作“沟渠”,强调“通”理,而古筝有摇指技法,即通过腕臂联动形成的连续音波,二者形成对应;琴曲《潇湘水云》营造出“烟波浩渺”的意境,与中医运用芳香药物宣发郁气的治疗原理相一致;笛曲《鹧鸪飞》的明亮音色,犹如“益气升阳”的针灸疗法。这种对应关系并非简单的形式类比,而是根植于共同的生命认知模式,即将气的运化视为身心调节的核心

机制,通过韵律节奏影响气机运行,最终实现形神俱养的终极目标^[11]。

4 结论

中国传统音乐审美与中医思维同源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根脉,以“阴阳五行”为符号纽带,以“气韵生动”为生命内核,共同构建起跨学科的文化共振体系。二者的同源互鉴可为现代跨学科研究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启示,一方面音乐治疗可结合中医“阴阳和合”“气机升降”的诊疗思维,构建更系统的理论框架,避免单纯的情绪安抚,从而提升生命能量的深度调适;另一方面音乐可以通过韵律传递“气韵”,激发人对生命活力的感知,而中医通过“调气”可实现“形神共养”,二者协同并用可补现代医学对心理维度关注的不足,从而促进人的身心和谐,恢复到健康状态。

中国传统音乐审美与中医思维的这种深度共鸣,还可助力医学教育革新。在中医药院校课程改革中,可为中医专业学生增设中国传统音乐的教学内容,进一步深化学生对中医理论认知,进而拓展诊疗实践工具,最终增强学生践行中医“治未病”思想的能力。换言之,这一改革既能强化中医理论的实践载体,也能为文化遗产与诊疗创新提供新路径。

参考文献

- [1] 周德清. 先秦儒家以“和”为贵的音乐美学思想[J].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2013, 28(5): 45-48.
- [2] 张冰. 道家音乐美学思想——自然乐论[J]. 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23(3): 101-103.
- [3] 左志坚, 周国强. 阴阳五行说、中国传统五声性音乐和中医音乐治疗[J]. 山西中医学院学报, 2014, 15(4): 1-4.
- [4] 金敏燕, 张巧萍, 储媛媛, 等. 叙事护理联合五行音乐之角调式乐曲干预肝气郁结型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焦虑、抑郁的效果[J]. 吉林医学, 2025, 46(2): 463-468.
- [5] 刘丽, 丁懿, 王健, 等. “五音调神法”治疗轻中度肝郁脾虚型卒中后抑郁患者的临床疗效及其对肠道菌群和血清5-羟色胺水平的影响研究[J]. 中国全科医学, 2021, 24(30): 3882-3887.
- [6] 陈瑞泉. 贾湖八孔骨笛的音乐考古实验与史前七声音阶[J]. 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 2024(6): 17-30.
- [7] 顾春芳. 敦煌乐舞图像的艺术造境与中华美学精神[J]. 中国社会科学, 2024(6): 184-203, 208.
- [8] 孟建新. 先天八卦与阴阳五行[J]. 中国医药指南, 2015, 13(9): 213-214.
- [9] 裘梧. 史官论气与《黄帝内经》中的气论[J]. 中医药历史与文化, 2023, 2(1): 64-97.
- [10] 章文春. 形气神三位一体的生命观与中医导引[J]. 江西中医学院学报, 2009, 21(6): 4-6.
- [11] 肖微, 杜菁, 章文春, 等. 基于形气神三位一体生命观探讨音乐对人体的作用[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3, 38(8): 3923-3925.

(收稿日期: 2025-04-29) 编辑: 徐晓英